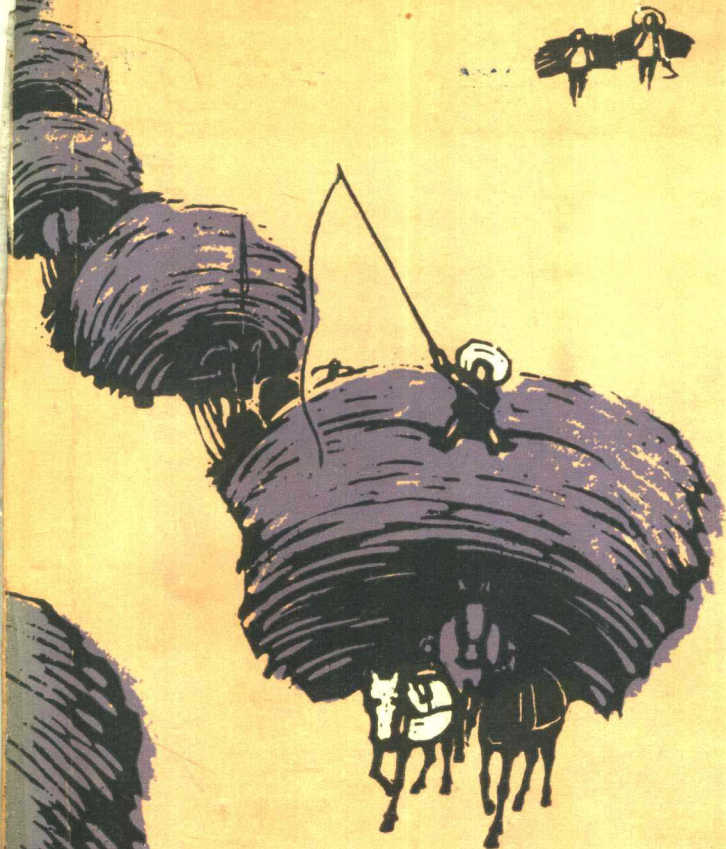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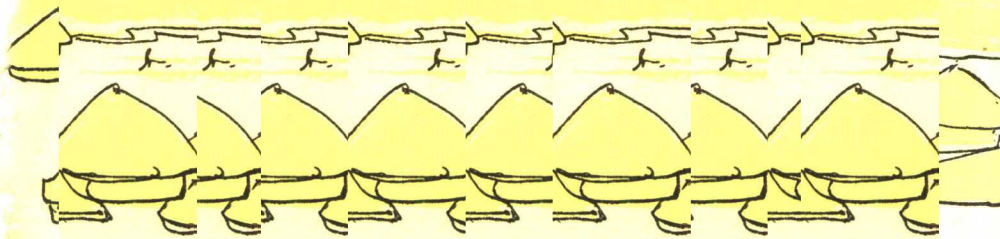




艳阳天

浩然



艳阳天

下

浩然

作家出版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这部长篇小说通过京郊某农业合作社在1957年麦收前后发生的一系列矛盾冲突，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农村的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在东山坞农业社，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和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勾结在一起，利用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煽动闹土地分红，企图打击党的领导，让资本主义复辟。东山坞党支部书记在上级领导的正确指示下，坚决贯彻了党的阶级路线，发动了广大的贫农下中农群众，终于在这场斗争中把邪气打下去，使正气大张。这里着重刻画了一些闪烁着社会主义思想光辉的新人物群象，特别突现了年轻的党支部书记萧长春的崇高品质。

封面设计：溪水

艳阳天

书号 1801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 472,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21 $\frac{1}{16}$ 插页 4

1964年9月北京第1版 196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平) 00001—50000 册 (精) 0001—2000 册

(共两册) 定价 (3) 2.00 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第二十六章

太阳平西的时候，萧长春带着一身泥土气味，走进乡党委的院子里。

他走得很急，恨不能立时找到领导，取到办法，解决村子里积起来的问题，打开他的愁疙瘩，顺顺利利地完成麦收分配。他绕过信用社和乡政府的办公室，通过西墙上的小旁门，一看，党委办公室的门锁着，心里一沉，又抬头一看，党委书记那屋的窗子支着，心里一乐。

党委书记在家里，这真是意外的喜事。他找到了靠山，找到了主心骨。党委书记了解东山坞，了解那儿的人；同时，他对一切看来很吓人的困难问题，从不焦躁和慌乱，总是从容不迫，总是一眨眼就能指出解决的办法。萧长春跟他一起在东山坞度过去年的灾荒之冬，不仅熟悉，而且知心。萧长春把这位书记当作自己学习的样子，一举一动都在模仿书记，又总觉着自己差得太远……

萧长春的紧张心情已经消除了一半儿了，就像没事情串门似地走进乡党委书记王国忠的屋子里。

王国忠穿着白汗衫，披着蓝制服上衣，嘴里叼着短杆烟袋，伏在桌子上阅读文件。他仔细地看，不断用铅笔在上边划道道，或是加上几句批语。萧长春走进来把他惊动了，抬起头来笑

笑說：“我算計着，你現在該到了。”說着，从抽屜里拿出一包恒大牌紙烟，扔給蕭長春。

蕭長春接過紙烟，擺弄着看看，笑着問：“咦，你怎么也抽起烟卷來了？”

王國忠說：“這是人家送的禮，就等你來打包哪。”

蕭長春說：“我知道了，這是人家專門慰勞你的。”

王國忠說：“慰勞誰的也不要緊，咱們是有福同享，有烟共抽。”

兩個人都笑了。

這位黨委書記三十四、五歲。中等個子，比蕭長春略高一點點。臉色微黑，淡眉細眼，嘴唇厚厚的。說話時鼻音很重，但清楚利索。他原來在縣委組織部當組織員，去年到這個鄉幫助整社，跟這邊的干部和群眾的關係搞得很好，等到整社結束，領導就把他留下了。

蕭長春在王國忠旁邊的一張凳子上一蹲，抽出一支紙烟點着，說：“我昨天晚上才從工地回來。村里發生一點問題，我來跟你匯報一下。”

王國忠說：“大體的情況我全知道了，等一会儿你再仔細地談談。”

蕭長春問：“你怎么知道的？”

王國忠說：“有人來告你的狀嘛！”

蕭長春打個沉，心想，是誰呢，馬連福，還是馬之悅？

王國忠說：“你先喝水抽烟，我還有半頁，看完了，咱們再聊。對啦，又快兩個月沒碰頭了，今兒個得多呆會兒。”說罷，就又伏在桌子上，聚精會神地看起文件來。

蕭長春抽着烟，心里邊還是猜想着到這里反映情況的那個

人到底是誰。

這間小屋子很朴素，又是臥室，又是辦公室。一張用木板拼起來的床鋪，一只三屨桌，兩把椅子，一條板凳，一個小書架，是這裡全部的陳設。床頭上擺着好多厚書，其中有政治理論、農業技術手冊，還有一部精裝的《三國演義》。蕭長春覺着《三國演義》這玩藝很新鮮，就走過來，拿起翻了翻。只見里边好多書頁都折着，還划了一些紅道。王書記工作很忙，他還有閑心看小說哪！

窗戶支着，窗外邊有一棵年輕的小垂柳，在微風中擺動着細嫩如絲的枝條。几丛繁茂的熟季花，已經開了，粉嘟嘟的，十分鮮艷。

突然，一個熟悉的、婦女的声音从對面的房間里傳過來：

“嘿，別看，我還沒有写完哪！”

又是一個男人粗獷的笑声：

“哈，哈，按着干什么，写字还怕別人看呀？”

“对了，怕你学去。”

“哎呀，就你那字写的像蜘蛛爬的，还值得我学呀！”

“你写的字像小巴狗抓的！”

蕭長春已經听出來，說話的婦女是焦淑紅。心想，來跟王國忠告狀的人，一定就是她了。

這會兒蕭長春才記起他跟焦淑紅還發生過一點小小的矛盾。他想：在會場上自己對焦淑紅的態度是不是過火了，會不會影響她的工作情緒呀？會不會造成什麼誤會呀？想着想着，又否定了。儘管焦淑紅是個剛出學校門的學生，這一年的共事中，蕭長春總把她看成是自己的最得力的助手和最知心的同志呀！在那種緊急的情況下，又來不及細談慢說，稍微簡單生硬一些制止她偏激的做法並不過份的。不過，焦淑紅畢竟是個缺少

鍛煉的女同志，對待她應當尽可能講究方式，當時那麼做了，事後應當找她解釋一下，把自己那會兒的考慮告訴她，不光可以解除他們之間的誤會，還能幫助同志提高認識，沒有這樣做，這是自己的大意。

想到這裡，很多的事情都湧到蕭長春的眼前了。首先是金泉河邊上那一片碧綠茂盛的樹苗，接着又是焦淑紅在會場上愛憎分明，敢于鬥爭的精神，同時也想到在深夜裡，焦淑紅辛辛苦苦看守麥子的情形……

他心裏說：焦淑紅是個很有前途的同志。只要在实际工作中好好地鍛煉，將來一定會成為一個出色的婦女幹部。東山場就是缺少婦女骨幹。那個婦女主任，實際上只是掛個牌子，起不了作用。真正頂事情的，除了焦二菊就是焦淑紅了。要是幫助她們把婦女組織整頓整頓，馬翠清、志泉媳婦，還有好多婦女們，都發動起來，是一個不小的力量啊！自己對焦淑紅使用得多，要求得嚴，可是具體幫助就太少了。以後應當改進呀……。

王國忠看完了文件，回手鎖在抽屜裡，見蕭長春楞楞地想心事，就笑了笑：“喂，想什麼哪，同志？”

蕭長春把紙煙上的灰在桌子角上磕掉，也陪着笑了笑，沒把他想的事情說出來。

王國忠問：“這回你知道告狀的是誰了吧？”

蕭長春說：“叫她過來，咱們一塊說說好不好？”

王國忠說：“你別害怕，人家後來已經自動把狀紙撤銷了。哈哈，剛進門的時候，氣頭子可不小哪！”

蕭長春說：“淑紅把情況都跟你匯報了，我就不多讲了。我想跟你着重談談馬之悅這個人。……”

王國忠笑着問：“馬之悅這個人怎麼啦？”

蕭長春說：“這個人有點不正派。我看眼下鬧的事兒，說不定跟他有關係。”

王國忠點點頭說：“你這個看法是有道理的。其實鄉黨委對這個人也是有懷疑的，可是又總希望他往好處轉。”

蕭長春說：“誰說不是哪！直到今天晌午頭，我還盤算怎麼讓他跟我們擰成一股勁兒。這個人到底是怎麼一回兒呢？”

王國忠說：“不是怎麼一回兒事兒，是怎麼一種人！這得靠我們用階級分析的眼光審查他了。對了，我正有一件事情要個別跟你說說。”他把椅子往蕭長春跟前拉了拉，“這是十三、四年前的事了，你還記得不，大灣日本炮樓裡有個胖子伙夫？想想看。”

蕭長春問：“中國人？”

王國忠點點頭：“對，還是本地人。”

蕭長春低頭尋思一陣，忽然說：“想起來了，一個姓范的，對不對？”

王國忠說：“對，叫范占山，城裡的人。”

蕭長春說：“這個人我還記着。那時候他常到我們村裡去，鬼子沒投降，就不見了。去年我到縣裡開會，碰見一個小個子，有點像他。我還跟公安局的同志報告了。他們說，已經調查清楚，定了案，有人證明他光當伙夫，沒辦壞事兒……”

王國忠說：“證明人就是馬之悅呀！”

蕭長春說：“那時候馬之悅是村長。不過，炮樓裡的詳細情況，他不一定全清楚，他担保證明不太合適吧？”

王國忠說：“他是村長、老干部嘛，他證明不可靠，還找哪個去！”

蕭長春說：“你怎么想起問他呀？”

王國忠笑笑說：“嗨，你這句話問的真妙。這幾年我們有些

同志光搞生产，这类事情想的不多啦！”

蕭长春又問：“姓范的鬧什么事儿了？”

王国忠說：“这几年还没看出他有什么可疑的行动，在小杂货鋪当伙计，表面上挺老实。最近城市里一大鳴大放，他看着气候合适了，讲起反动話，还到北京活动几趟，很可疑。前些日子，乡政府接到两封群众写来的检举信，一封是說南村那年有件人命案子跟范占山有关，一封是說你們村韓百安被綁，卖地、傾家，是馬小辮买动范占山，勾結炮楼上的人干的。不过这两个检举人都不是直接了解，也是听过去在炮楼上呆过的人讲的，这个人又早死了。”

蕭长春說：“这可以找馬之悅了解了解，他当时在炮楼里平踣，都很熟，总可以知道一些内情。”

王国忠說：“問題就牵扯上他了。我跟你商量商量，看怎么办。”

蕭长春皺皺眉头：“有这些不清不白的的事情，馬之悅就不应该担这个保哇！”

王国忠說：“你把問題想得简单了。同志，問題复杂啦！”

蕭长春眨巴着眼睛想了想，說：“依我看，馬之悅既然出面担保，要不就是不了解情况，不負責任做的；要不就是有瓜葛。这个瓜葛？”他不敢往下想了，因为他实在不愿意在革命的队伍里出現这样的事情。說不上来为什么，他特別害怕这样的問題出在东山塢。

王国忠說：“瓜葛是肯定的了，問題是什么性质的瓜葛还要調查研究。”

蕭长春一惊：“肯定有瓜葛？有什么根据呢？这可是大事情啊！”

王国忠說：“第一个根据是，解放后，范占山被扣留、审查的时候，馬之悅赶到县里，主动担保作证……”

蕭长春觉出問題的严重：“这一条就应当怀疑了。一个老村干部为什么要主动为这样一个人作证呢？是不相信政府呢，还是有別的心意呢？”接着又說：“不过，馬之悅表面上說长道短，实际上是个沒有原則性的人。会不会是受了范占山家里人的賄賂？”

王国忠說：“这也是可能的。”

蕭长春松了口气：“要是这样，問題自然严重，倒好办啦。这只能划在政治品质，或者阶级立場的圈里，还不至于有別的問題。你說呢？”

王国忠說：“据当时办理这件事的干部說，馬之悅那会儿显得很急迫，生着法儿要看范占山的口供，而且是專門住在县政府招待所里，等到案子完結了，他才离开。你想想，要是仅仅貪图一点經濟上的利益，按着馬之悅那股子精明劲，我看他絕不会担这么大风险，付这么大辛苦。”

蕭长春点头說：“这話对。”

王国忠說：“还有，第二个根据，据說，去年鬧灾的时候，馬之悅領着几个社員搞买卖、跑运输，常在范占山小鋪落脚的。这还不算，据我分析，有可能他們是搭了股子。……”

蕭长春这下更急了：“有这种事！全都調查清楚了？老王，要是这样，可真复杂啦！还有呢？”

王国忠說：“他們的关系也很密切。据邮局的投遞員說，他們常有信件往来。……”

蕭长春說：“拆开信看看……”

王国忠說：“問題沒肯定什么性质，怎么能拆看书信呢？”

蕭長春也自嘲地笑了：“听了这种事情，我簡直有点蒙头了。”

王國忠也笑着說：“先別蒙头。对这个問題的調查工作，刚刚开始。我是昨天在县里开会，才知道的。公安局的刘科长，专找我談了这个問題。他們正在偵察，也希望我們从旁协助。对这种事情不能急。得出什么样的結果都可能。也許大复杂，也許小复杂。遇到这种事情，表面看是坏事，很可能是最大的好事。你說对不对？”

蕭長春点点头。

王國忠繼續說：“老蕭，咱們可不能光钻到咱們这一个乡，一个社里看問題，这不行啊！根据目前国际、国内形势的复杂化，我們……”

对面屋里，传来焦淑紅的喊声：“王書記，管不管大个子，他欺負人了！”

两个人的談話被打断了。

那边的話音未了，这边的門子通的一声打开，人也进来了。

王國忠和蕭長春都被吓了一跳。

焦淑紅一迈門檻，就瞧見了蕭長春，朝他微笑地点了点头，那笑容和眼神里，包含着道歉的意思。說：“我正要回去找你哪！”

蕭長春笑着說：“我知道你要找我，就馬上跑来了。”

一对好同志，就用这两句普通的話，把中午会上不可調和的“矛盾”和解了。

焦淑紅又对王國忠：“王書記，你瞧大个子多欺負人哪！”

王國忠故意逗她：“欺負我們女民兵可不行，包括支部書記在內。淑紅，別怕，我給你撐腰，怎么了？”

焦淑紅認真地說：“跟他要几支步槍，他让人家写申請，人家写好了，他又不給！我們黑更半夜地看麦子，沒个武器怎么行啊！”

大个子武装部長也笑嘻嘻地跟進來了。这个門口并不低，可是他一定要弯弯腰才能進來。他接着焦淑紅的話音說：“我怕給了你們槍不会使。”

焦淑紅說：“真把人看扁啦，破槍誰不会使！”

王国忠說：“淑紅，我跟你說實話，他的倉庫我摸底兒，眼下真沒有多余的槍支。”

焦淑紅搓着手說：“那怎么办呀？”

武装部長看着焦淑紅为难的样子，也有些不过意，就說：“有手榴彈。”

王国忠說：“好，給她們几顆手榴彈吧。”

焦淑紅赶忙說：“十顆。”

武装部長說：“只能給兩顆。”

焦淑紅說：“哎呀，真是小气鬼兒！”

武装部長說：“你大方的过头了。”

焦淑紅往床边一坐：“我們团支部組織看麦子，就沒有一个人支持。”

王国忠故作驚訝，轉向蕭長春：“老蕭也不支持？”

焦淑紅：“蕭支書躲到工地上去了，把我們扔的像个沒娘的孩子，有点什么事情，不知道找誰拿主意！”

王国忠說：“这个意見对呀！当时我一再跟馬之悅說，让他带队去，支書留在家里。我一走，他就变卦了。”

蕭長春說：“这事不全怪他，我想他身子骨沒我結实，到工地吃不消。誰想到，丰收了，还有这么多乱子！”

王国忠說：“領導一再說，要經得住勝利考驗，大概也包含這個意思。”

蕭長春深有所感地點了點頭。

焦淑紅站起身來：“哎呀，一呆就呆這時候了。快給我拿手榴彈，我得走了，吃了晚飯還要找人看麥子哪。”

武裝部長說：“剛還逞英雄，一眨眼就成了狗熊。別害怕，沒人扣你反省，場場呆着吧。”他說着，一脚蹬門檻，一手扶門框，截着。

王國忠說：“不留住，多聊會兒行吧？你說，咱們多久沒得工夫坐在一起聊大天了？還是老蕭頭上工地走那天在鄉里開會碰下頭，對吧？”又轉臉對蕭長春說：“你們都踏踏實實地在這兒呆着，咱們要聊個痛快。別管家里，讓他們嘀咕他們的去，咱們玩咱們的。在這個時候，一定得有諸葛亮坐空城的胆略才行。力量和正義都在咱們手里，有什麼怕的？你慌神，鬼怪都來了。”

蕭長春對焦淑紅說：“王書記叫你多坐一會兒，你就多坐一會兒嘛！”

她這才又轉回身，坐在床上。

武裝部長說：“瞧，真是縣官不如現管，一個命令，就按兵不動了。”

焦淑紅沒理他，發現了床頭上的《三國演義》：“嗨，怪不得王書記滿口走麥城、空城計，敢情你還挺喜歡文學哪！”

王國忠說：“就興你喜欢，我就不能充个数？对了，我还忘了過問，淑紅，最近又寫什麼詩了？”

焦淑紅笑笑說：“我哪叫詩？只不過編幾句快板。好久都沒心緒編它了。”

王國忠問：“這是為什麼呀？”

焦淑紅說：“太忙了。等我們的樹苗栽到山上之後，我要写一篇，那時候一定有真感情。我們語文老師說，勞動創造詩。這話不假。”

王國忠說：“有人說我們農民光會做活、吃飯、睡覺。不是污蔑，也是不了解真情。幾年以後，咱們農村像淑紅、焦克禮這樣中學生的農民少不了，會寫會念會作詩的人也多了，他們就是文化種子。我說老蕭，黨號召我們幹部除了認真研究政治理論，也要學點文學，你也得看看書，寫寫詩了。”

蕭長春說：“對了。昨天晚上我從工地上回來，心裡特別高興。想唱，不會，想喊，又不好意思，就是沒想到作詩。”

焦淑紅嘆哧一聲笑了。

蕭長春也憨厚地笑笑。

王國忠說：“其實，我們這個時代的人都是詩人。我們是用心蘸着汗水寫，這詩才是永遠不朽的。”

焦淑紅拍手贊美說：“王書記這句話就是詩呀！”

武裝部長插不上言，也沒興趣談這些“濕”啦干的。就到自己屋裡，拿了兩顆手榴彈過來。彈皮上長了金鏽。

焦淑紅小心地把手榴彈接過來，在手里愛惜地擺弄着。那隻拿針的手，拿筆的手，拿鋤頭的手，現在又拿起了手榴彈。這是武器，是保證勝利果實的武器。她聯想到自己崇敬的女英雄劉胡蘭和趙一曼。她的心裡又激動起來了。

王國忠瞧瞧手榴彈，又感嘆地說：“你們看看手榴彈上邊長的鏽，說明我們天下太平了，也說明我們有點太平觀念。刀槍是不能入庫哇！”

武裝部長叮囑焦淑紅：“小心，別遇到事忘了拉弦。”

焦淑紅說：“不拉弦也比一塊石頭強。”

大家都笑了。

焦淑紅本來一火心想要支大槍背上，槍沒拿到，得了兩顆手榴彈，有了武器，她就滿足了。看看天色已近傍晚，就說：“這回該放我走了吧？”

王國忠說：“瞧你，大家剛說上興頭來，你就張羅走，這不是故意鬧彆扭嗎！別忙，我已經告訴廚房做飯了。吃了飯，咱們還得多聊一會兒。”

焦淑紅嘴上說走，身子卻不動：“我怕太晚了。”

蕭長春也願意焦淑紅留下，幾個人坐在一塊兒，好從容地談話；讓焦淑紅親自在這兒听听鄉書記的指導，比自己回去給他們傳達效果要好的多。就說：“晚了怕什麼，咱們一塊回去。”

焦淑紅說：“誰說怕了，我們看麥子也沒頂着太陽。我擔心馬翠清她們等着着急。”

武裝部長說：“淑紅這丫頭真厲害。”

焦淑紅瞪他一眼：“厲害，吃你了，咬你了？”

炊事員端進飯來，接茬說：“快吃這個，咬這個吧！”

白面烙餅，炒豆角，冒着熱氣，飄着香味兒。

蕭長春總是習慣為別人考慮，一看飯菜，就說：“老王，什麼方便吃什麼多好，怎麼還招待我們呀！看看，把你的細糧全部都拿出來了吧？”

王國忠說：“不要緊，過了麥秋，我再到淑紅家吃回來。”

他們把三層辦公桌朝屋當中抬了一點，一邊放兩把椅子，武裝部長又從自己屋提過兩只小方凳。又故意逗焦淑紅說：“這裡數你小，你挑吧，願意坐哪邊？”

焦淑紅沒理他，就大大方方地坐在蕭長春的身邊了。

王國忠一邊分筷子給大伙，一邊說：“咱們誰也別客氣，往飽

吃。”

武装部长說：“淑紅，咱們比賽，看誰咬的口大。”

焦淑紅对武装部长故意捉弄她写申請，还記着点“仇”，找空子罵他，报复一下：“誰跟你比呀，你是有名的猪八戒！”

大伙又都笑了。

每个人把一张餅吃进去的时候，大个子部长又說：“你們瞧，妇女一点都不落后！”

王国忠来个移花接木，把玩笑拉到正事上：“对了，老蕭你以后要分出一点時間，抓抓妇女和团支部的工作。妇女是半边天，团支部是有力的帮手。青年都是在新社会生长起来的，他們最純洁，是我們工作的主力。我这个意見淑紅准贊成。”

蕭長春說：“我也贊成。过去这两方面的工作我抓的都不够，他們都在自发性地做事情。”

焦淑紅說：“这里有老根子。馬主任总不重視妇女工作，更不把青年放在眼里，觉着我們这样的兵沒用！”

武装部长說：“他不用不要紧，等着解放台湾去。”

王国忠說：“一个人渾身是铁能打多少釘子？当党支部书记的人，会不会工作，先看他会不会調动人的劲头，会不会再把这个劲头使用起来。我觉着刘备这个家伙就独有一手。你們看，刘备既沒有孔明那么高的雄才大略，也不如关羽、张飞那样英勇善战；可是他会使用人。所以說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蜀国人和，打开天下，跟刘备有肚量能用人分不开。”

焦淑紅插言說：“我昨天晚上还給蕭支书提意見，今天一天我就看透了。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能把馬主任、馬連福和弯弯繞这样一些人团結到一块儿。不信就試試。”

王国忠說：“那得具体分析了。今天老蕭对馬連福的态度是

对的。在一定的时候，要懂得顾全大局，不能任着性子，想怎么就怎么，应当有点忍耐精神。忍耐本身有时候不是退却，而是进攻。”

焦淑紅說：“我說的不是这个，这个我已經明白了。”

王国忠說：“也得心中有数，不能乱团結，乱忍耐。过去我們对馬之悅就不是心中有数。”

蕭长春点点头，焦淑紅沒听明白。

王国忠用筷子敲着菜盘子說：“吃呀，吃呀，部长，你怎么光顾自己吃不让客呀？請你这个陪客的真不上算！”

大家笑着，忙吃起来。

过一会儿，王国忠說：“你們別白吃我的細粮，我得考你們一个问题。”

几个人都停下筷子等他說。

王国忠把屋里的人都看一眼，不慌不忙地問：“你們說說，現在有人提出要土地分紅，不願意卖給国家粮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焦淑紅搶着回答：“这还不簡單，自私自利！見麦子收了，眼紅了，又想起单干那会儿，一收来就都裝到自己囤里去，国家、农业社和旁人的劳动，全都忘了。”

王国忠轉脸問蕭长春：“你說呢？”

蕭长春略想一下，說：“具体到东山塢，一部分社員，特別是那些中农，过集体生产的日子还不习惯，私心重，总想走回头路，就像有个老病根儿，說犯就犯，这回麦子一丰收，病就又犯了；还有，我觉着干部也有問題。”

王国忠追問：“干部問題在哪儿呢？”

蕭长春說：“有人有爭权夺势的野心，想借这个机会打击人。”